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我有幸作为全国地方戏演员唯一代表参会。会后，习近平总书记走到每位代表面前和大家亲切握手。当他走到我面前时，对我说：“你是上海的茅善玉。”又对其他代表说：“沪剧是上海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长期坚持现代戏的创作演出，好!”说完又问我：“你最近在创作什么戏?”我回答道：“在创作一部叫《敦煌女儿》的戏，是根据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事迹去创作、编写的。总书记，您说好吗?”总书记说：“敦煌我没有去过，但樊锦诗我认识，很好，祝你成功!”

总书记的鼓励让我心潮澎湃，我下定决心要把这部戏做好。其实，早在 2012 年我们就着手创作《敦煌女儿》了。记得 2011 年，《解放日报》有一篇报道叫《甘愿用一生守护敦煌——樊锦诗》，我被樊锦诗那种实事求是、踏实做人、追求真理的精神打动。我想起曾经看过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那篇文章写了敦煌第一代守护神常书鸿，他的精彩一生也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没有去过敦煌，但一代代敦煌守护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大发展，社会利益日趋多元，也萌动了人们的浮躁心态。樊院长那种能沉下心来做事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和樊院长第一次见面是在 2012 年的“两会”会议上，我用上海话和她打招呼，她也用上海话回我：“晓得的，你是上海沪剧院院长，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

艺术漫步

抚平冉冉逝去的光阴
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轻
一页页 一篇篇
刻骨铭心的画面
我心驰神往不懈地追寻
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
心中抹不去的那一片云彩
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
上影是我追梦梦的地方，今年是上影成立 75 周年，祝上影生日快乐！

每天早晨起床后，我喜欢在家中的院子里一个人坐着，或是听鸟叫，或是打扫落叶，或是煮水泡茶，然后出门上班。最近亦是如此，与往日不同的是，脑子里总会浮现碎片似记忆，不停切换着画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上影报道时上影厂大门的样子；搬进上影厂 2 号门和 3 号门之间的股家角上影宿舍兴奋、幸福的樣子；在上影厂 1 号门或是 4 号门坐上没有空调的大巴、领上早餐出发拍戏的样子；看着住在上影厂 4 号门八大楼上影招待所来自全国各地演员忙碌的样子……一切好像很遥远，又好像就在昨天。好怀念、眷恋那些上影岁月，我的成长，我的青春，我的迷茫，我的岁月。



1918 年的元旦，上海一户还算殷实的平民家庭，迎来了长子的呱呱坠地。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相貌周正可爱的男婴，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红遍大江南北的明星，更没人可以料到，这个男婴的名字，会在之后的百余年时间里，和笑声、和欢乐、和一个名为“滑稽”的艺术样式牢牢链接在一起，他就是在后世被誉为滑稽泰斗的姚慕双先生。

姚慕双先生有过很多头衔，滑稽演员、一级演员、剧团团长、民盟盟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上海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但究其根本，撇开艺术成就，姚慕双先生就是一位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廉洁自律或贪腐堕落，或许不会同某些要职上的人一样，对社会、对行业、对很多人造成巨大的影响。但正是因为姚慕双先生是一位“普通人”，我们或许才更能从他的身上看到廉洁自律的品质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从他的身上学到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如何何在每天的生活、工作中去贯彻廉洁自律这件“小”事。

见自己

姚慕双先生的艺术成就和地位无需多言，而令我格外钦佩的，则是他和周柏春长达一辈子的搭档情谊，成就了滑稽界“姚周”佳话。

姚慕双与周柏春，一动一静、一张一弛，独特的语言风格和表演魅力让人

用心用情用功 打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

●上海沪剧院原院长、沪剧表演艺术家 茅善玉

想，我的生活很简单，洞窟、办公室、图书馆，没有什么好写的。”（在这之前，我已经请人和樊院长打过招呼，想创作以她的一生为主题的沪剧，但是没有成功。）樊院长并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让我先去敦煌看看。回到上海，我马上组建创作班子，4 月 3 日就出发去敦煌，拉开了《敦煌女儿》创作的大幕。

2013 年《敦煌女儿》第一次试演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给了我们很大的打击。大家认为沪剧的传统特色是“小儿、小女、小情调”，和大西北戈壁沙漠的气质不符……在重重打击下，我有点泄气和沮丧，但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肯定是个好题材，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去关注。

今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0 周年，在那次座谈会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的联组会上，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功去抒写人民，要发扬工匠精神去创作。我进一步认识到，《敦煌女儿》值得做。作品不好看，不是题材不好，是我们还没有做到位。回顾沪剧历史，也有不少表现“大海、大漠、大事件”的作品，如《罗汉钱》《星星之火》《红灯记》《芦荡火种》等。沪剧的血脉就是“与时代同行，与城市同步”，而我们的时代，就需要像《敦煌女儿》这样的戏。

会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更是给了我勇气和力量。回上海后我立刻重组剧组、集结团队，再次从江南出发，沿着河

西走廊，重走丝绸之路，去感受那片广袤的大地和飞沙，感受敦煌莫高窟人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情怀。我们邀请到了国家一级编剧杨林、刘锦云，导演张曼君，音乐创作汝金山，舞美刘杏林，灯光邢辛，服装王玲，形体姚晓明等创作团队前后八次分别奔赴敦煌、体验生活。我们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到人民中去，向生活学习。”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来打造精品力作。

《敦煌女儿》演绎了樊锦诗从上海小姑娘到“敦煌学”大学者的数十年人生历程，通过不同叙事场景下的几场戏集中展现其学术修养、知识分子风骨和对敦煌的爱。整部戏以倒叙与闪回相结合的方式构筑剧情走向与叙事情节，叙事方式穿插跳跃达式常老师回忆他第一次到上影厂领工资的样子、第一次进剧组拍戏时跟老演员张翼合作时的样子；梁波罗老师回忆他报到时去的地方就是上影厂的摄影棚，他第一次看到瑞芳老师的样子；也记得向梅老师跟我说她来到上影，住在大木桥上影一个仓库里挪出来的一个地方当宿舍的样子。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牛犇老师悄悄把一个写着“我们一起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的字条塞在我手里时的样子，记得我远远地看牛犇老师举手宣誓、如愿成为共产党员的样子。

记得 2018 年上影演员剧团回归武康路 395 号老剧团院子时，大家喜悦、激动、开心甚至是喜极而泣的样子。

记着与 90 多岁的秦怡老师在青海

的成功验证了总书记所说的“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我始终牢记总书记“传承、创新”的嘱托，让沪剧始终能“与时代同步”。沪剧是可以做大题材、大事件的。我们关注火热的生活，排排了《陈毅在上海》《邓世昌》这类既正能量又好看的戏。当时，为纪念甲午战争爆发 120 周年，我们排演了《邓世昌》，这部戏以阳刚之气，重塑了邓世昌及其将领们不畏生死、保家卫国的英雄主义形象。

这十年里，我们为推动沪剧走出上海做了很多努力。记得《邓世昌》去北京大学演出，演出前，我担心观众看不懂，担心他们不喜欢。演出后，北大学子对这部戏好评如潮。更让我感动的是，在卸台的时候，因为礼堂外灯光比较暗，学生自发站在两边，用手机给我们打灯，让我们以后再来。

因为《邓世昌》的成功，我又和北京大学签订了三年演出协议。第二年带去《敦煌女儿》，第三年演出《雷雨》，这几部戏轰动了北大校园，清华也请我们去演出……我们还去甘肃敦煌、兰州，海南三亚，陕西西安及山西等地演出，都获得了好评。通过这些演出，沪剧走出了上海，也扩大了影响力。

经过多年实践，我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创作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展现新时代风采的作品，才能引发观众的共鸣，让更多的人喜欢沪剧。

(作者系民盟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委员会盟员)

梦开始的地方 ——写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 75 周年之际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副会长 佟瑞欣

剧团 94 岁的老电影人宏霞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热爱，所以坚持。”而我们每一个上影人的过往经历又何尝不是上影的历史。

为了纪念上影厂成立 75 周年，我主动报名参加了上影集团组织的一场有趣、热闹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环节除了在上影广场大合影外，就是吃上一碗上影食堂的生日面、喝上一杯上影的咖啡。身边的人都在谈着未来，而我却想着过去。我与身边的人讲起当年 20 出头的我住在上影厂 1 号门左侧的冷炊间楼上宿舍，上洗手间要跑到边上漆黑的摄影棚，周末空荡荡的大院里，时常就我一个人和我收养的一只金黄色的小草狗，我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婉容。

抬头已是冬，方觉岁月太匆匆，少年的梦还未醒，回头已是半生。

吃饭时看到穿梭在我身边忙来忙去的人，充满着朝气的年轻人，恍惚间我好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眼前的他们青春有活力，我也曾年轻充满活力，上楼梯都是要跑着上的。当年拍戏看到老同志拿着剧本一遍一遍地背词，也曾好奇地问过老同志们：“你都记住了，为什么还要反复背？”老演员笑呵呵地跟我

讲：“不行了，记忆力不行了，记住了感觉又怕再忘记。”如今的我两鬓也出现了很多银丝，也会拿着剧本一遍又一遍背着已经烂熟于心的台词，因为总怕拍摄时又忘了。

去年是上影演员剧团成立 70 周年，我采访了近 70 位电影人，请他们谈一谈他们和上影厂、谈谈他们和演员剧团的故事。

我清楚记得达式常老师回忆他第一次到上影厂领工资的样子、第一次进剧组拍戏时跟老演员张翼合作时的样子；梁波罗老师回忆他报到时去的地方就是上影厂的摄影棚，他第一次看到瑞芳老师的样子；也记得向梅老师跟我说她来到上影，住在大木桥上影一个仓库里挪出来的一个地方当宿舍的样子。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牛犇老师悄悄把一个写着“我们一起从今天起考虑塑造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的字条塞在我手里时的样子，记得我远远地看牛犇老师举手宣誓、如愿成为共产党员的样子。

记得 2018 年上影演员剧团回归武康路 395 号老剧团院子时，大家喜悦、激动、开心甚至是喜极而泣的样子。

记着与 90 多岁的秦怡老师在青海

湖畔拍戏时，坐在海拔 3000 多米的山上吃着盒饭时的样子。

记着上影股份公司上市时我和秦怡老师站在台中央，我拉着她的手见证历史时刻激动的样子。

上个月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到上海。这次去美国是为了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中美电影节。其间我被邀请参加了一场中美电影人的论坛，大家都是在加强电影人之间的交流和面对中美电影所存在的不同困境寻找答案。

记得当时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电影永远不会死，因为我们身后、身边有很多年轻人在干电影或是准备加入电影人的行列，这是一个多好的样子，多好的画面，多么令人期待，多么令人感动的样子。”我为自己能成为电影人感到幸福，我为自己能成为上影人感到骄傲。我无数次这样说过：“我为能将自己的电影艺术人生与赵丹、金焰、孙道临、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王丹凤、秦怡等上海电影前辈们有所关联而倍感荣耀，我为能将个人的生命过程与上影演员剧团有所关联而感到无限幸福。”

抚平冉冉逝去的光阴，又见过去岁月如歌的年龄。

如今的上影已经 75 岁了，他已不年轻了，但我想对他说：对我们而言，觉得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

因为他们不仅勾勒着岁月的画面，他们也曾使我们的生命岁月如歌！

(作者系民盟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总支部主委)

清风盈怀 艺德留香 ——纪念姚慕双先生逝世 20 周年

●上海滑稽剧团编剧 朱梦

至今难忘。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中，以“组合”出道红极一时的不少，但说是一辈子，就一起唱一辈子的，却太少太少。多的是兰因絮果，反目成仇，就算没闹到太过难堪的地步，大多也只剩一些表面功夫。“组合”到了这个地步，最值钱的也就是这个组合的名字本身，哪里还能有什么艺术生命的绽放？

能一辈子在一起唱滑稽，需要克服太多困难。能做到这件事，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对这份事业的热爱超过了对名、对利、对是非非的关心。

这一点也反映在姚慕双的作品里，就像他著名的独脚戏《英文翻译》。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他马上在节目里说“中美友谊万岁”，1997 年香港回归，他又马上讲香港回归的故事。你说这是“自律”吗？在早就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不但经常登台，还创作不停，怎么不算“自律”呢？而他的自律是因为将对这门事业的热情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本能、一种和自身生命完全融合的体验。

不自觉的自律，既是一种令人神往的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热爱之后的奖赏？

见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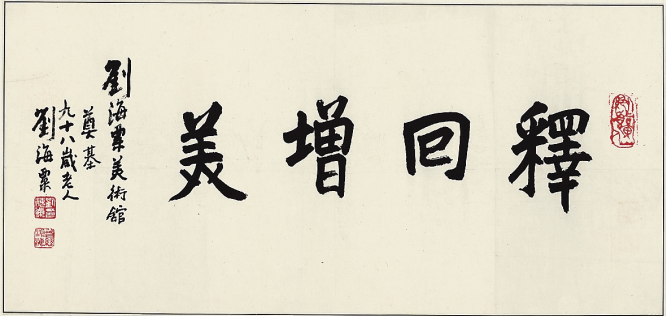
在文艺创作中有一种说法，说所有导演其实都只有一部作品，就是他的那部成名作、那部代表作，之后所有的作

见众生

有的人一辈子，留下了一些钱财；有的人一辈子，留下了一些荣誉；有的人一辈子，留下了许多情感羁绊……而



▲ 刘海粟《江山如此多娇》1975 年,国画 134*65cm



▲ 刘海粟《释回增美》1993 年,楷书 46.5*98.5cm

地点：刘海粟美术馆（上海市延安西路 1609 号）
时间：2024 年 10 月 29 日-2025 年 1 月 15 日
周二至周日 9:00-17:00（16:00 后停止入场）
周一闭馆（国家法定假日除外）



作为一个自然爱好者，从身边的鸟类开始，到大西北的荒野生灵再到脚下绿地里的微观群像，七八年间，我也不知道拍了多少东西。但我依然觉得，自己在自然面前，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当我们谈自然摄影，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想起的估计都是迁徙季，无数角马奔驰的非洲大草原，抑或是戈壁荒原上徘徊的野狼群，或者是云南丛林里栖息的大象、长臂猿、巨蟒……诚然，这些都是自然摄影的常客，一张背景雄浑、明暗比恰到好处、动物姿态优美，最好还能进行叙事的照片，是众多摄影爱好者追捧的目标。

诚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大多数人是很难抽出时间，去大西南、西北长途旅行的，更不用说走出国门，却要把有限的假期拿去空旷的非洲大草原或是蚊虫密布的热带雨林“碰运气”。于是，飞鸟成为了很多城市摄影爱好者的选择。尤其是南汇东滩湿地，每年到了候鸟季可以说是美不胜收，高峰期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新的鸟儿出现在海边的“魔术林”里。

然而，让人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很快也随之而来。有些人为了拍出“数毛片”祭出十八般武艺。有的人会一路狂奔，甚至三五成群围追堵截一些“网红”候鸟，直到把鸟追到疲惫不堪地落在一个树枝上，满脸惊恐地看着它们狂按快门；有的人则会精心布置一个场景，在其间放一些面包虫作诱饵，等待鸟类自己“上钩”；更有甚者为了拍出所谓飞版照片，在诱饵里放入鱼钩，对吃钩的鸟造成巨大的伤害……最让人心碎的，还是去年岩鹭的造访，让魔都一众观鸟人为之疯狂。然而为了近距离拍到岩鹭，有些摄影者向其投喂鱼干。不料鱼干竟然卡在岩鹭喉咙里，最终夺去了它的生命。

自然摄影，最重要的，真的是所谓的“出片”么？面对这个主题，不禁扪心自问，你最早举起相机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放弃周末舒适的空调间，伴随着烈日和无数野蚊的“伺候”，蹑手蹑脚地穿行在乡间杂草丛中，生怕踩到任何一个悄悄爬过的小虫？是什么，让你在头顶上的宝石蓝和洁白上曙光红晕之前，就静伫在寂静的山林中，聆听第一声报晓的鸟鸣？是什么，让你顶着凌冽的西风，飞驰过漫天招展的经幡，只为一窥大猫们在这极端环境里的生存密码？是什么，让你无视深渊的恐惧，纵身翻入那无尽的碧蓝之中，循着历史沉没的足迹，偶遇一场无数海洋生命交织而出的“风暴”？

最终，你停歇在一片牧场。黄昏的湖边，光线快要消失了，你仅仅想去散个步，两个身影如轻盈地向你走来，伴随着清人云霄的鸣叫和优雅舒张的黑白色羽衣。

你没有带相机，随身的手机，因为光线问题也无法拍得真切。雄鹤见你赖着不走，又向前走了几步，叫声里也多了几分不满。雌鹤虽然有些胆小，但也怯生生地跟随着伴侣的脚步，朝你走来。

时间、空间，在这一刻都变得模糊了，只有眼前这两个身影，如此真实。

最终，你明白你闯入了他们的领地，识趣地慢慢退出了这片伊甸，而他们也，迎着得意的步子消失在最后一丝暮光之中。恍惚回过神，眼泪已经完全模糊了你的视线。虽然没拍下这一瞬间，但那穿越亘古时光的美，仿佛都凝聚在了这一刹那，深深地烙印入你的灵魂。

摄影，只是一条道路，带你通向与自然与荒野无穷的大美境界。摄影，也是一扇窗，让你把这份美，能够带给更多人看到，虽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能让更多人意识到保护自然，从身边做起。于己，它是灵魂触碰生命之美的阶梯；于人，则是一场由日常琐碎通往灵性世界的渡船。久久钢铁混凝土的樊笼里，散步在弥漫着杀虫剂味道的绿地中，你，又有多久没有看到峰蝶飞舞、布谷报晓的春天？就当你没有预算购置昂贵的摄影器材，简单地走近自然，拿起望远镜、放大镜从身边的荒野看看吧，相信你依然能获得心灵的洗礼，找回那份童真的快乐。

(作者系民盟市委机关干部)

自然摄影

让灵魂触碰生命之美的阶梯

●王斯博